

岁月翻检旧事，我竟不由得想起身居梅溪山上的子叶大哥。说是大哥，其实论辈分，我应当称其为伯父。然而，在我们家里，除了爷爷奶奶，大家都亲切地称这位隔姓汉子为“子叶大哥”。

子叶大哥

胡根喜

说起子叶大哥与我们家的缘分，得追溯到“八·一三”事变那年。日军轰炸上海，闸北、虹口等地成为重灾区，众多市民流离失所。为纾难解民，天蟾舞台剧停演辟为“难民收容所”。那天，我奶奶在临时搭设的伙房忙着，准备给难民放赈供应午餐。这时，她见门外有一位衣衫褴褛的少年倚着墙坐在地上，走过去一看，瘦骨嶙峋的少年，额头上沁着汗。尽管管那是盛夏，但奶奶判断出那是虚汗，是饿出来的。她赶紧拿一端来一碗米汤，让他喝了。待少年缓过神来，奶奶又给他盛了一碗米饭。可不等送来小菜，青花粗瓷大海碗里竟连饭粒儿都不剩一颗。看着少年这般模样，奶奶流泪了。那少年吃完了，但没离开的意思。奶奶便招呼他进门，意欲将他收容进难民所。少年不肯，说他阿爸也饿，还病得不轻。奶奶说这是个孝顺孩子，二话没说，摸出两块银元塞给他。少年接过钱，磕了头，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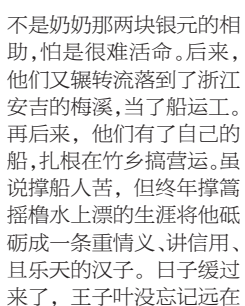
这事，也许到此就結束了。可九年后腊月的一天，一位长着络腮胡子的汉子闯进了沙泾河畔我家的大宅院，放下肩上装满山货的大麻袋，冲着我奶奶跪地就磕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奶奶不知怎么办。汉子磕完头，说：我就是那个你给饭吃、又给了

了银洋的孩子。奶奶这才知道他姓王名子叶。那年，他随父亲从乡下到上海来讨生活，谁知遇上了日寇入侵上海。他阿爸非但没找到活计，反而染了病，若就交给了。子叶大哥抱着骨灰盒坐在船舱里小心翼翼地护着，顺着沙泾河日夜兼程赶了几百里的水路将我奶奶安葬在山屋后的茂竹翠林里，年复一年地守着。每逢四时八节，他还率全家去上坟，这一守就是四十多个年头。他的子孙们都陆续进了城，可子叶大哥依旧住那间老屋。儿孙们三番五次劝他搬去同住，他就是不肯，说这辈子都要陪伴干娘。如今已是期颐之年的子叶大哥依旧独自住在山上，守着我奶奶的坟。

有情有义的子叶大哥啊！你让我读懂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明白了什么样的人才能配称真汉子。子叶大哥：我敬重你！

不是奶奶那两块银元的相助，怕是很难活命。后来，他们又辗转流落到浙江安吉的梅溪，当了船工。再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船，扎根在竹乡搞营运。虽说撑船人苦，但终年撑篙摇橹水上漂的生涯将他砥砺成一条重情义、讲信用、且乐天的汉子。日子缓过来了，王子叶没忘记远在上海的奶奶。好几个冬歇期，他都到上海天蟾舞台寻找我奶奶。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了我家住址，一路寻来。看着当年的羸弱少年已然长成了彪形的汉子，奶奶真高兴。那天，他认了奶奶做干娘。许是因为他长得高大彪悍的缘故，与我大伯平辈的他，居然被大家叫做“子叶大哥”，这么叫着，都觉得亲切。

打那以后，他时常到上海来看我奶奶。每次都大包小包地带着山货来。外表粗犷的子叶大哥，却心细如发。见我奶奶怕热，大老远地将做工精致的青竹大床、躺椅从水路运来，说是让干娘睡着、坐着，都凉爽、舒坦。奶奶病故后，闻讯而来奔丧的子叶大哥披麻戴孝，悲伤不已。临走前，跪求要将我奶奶的骨灰盒带回梅溪。他说，那里山水美、风景好，又清静，老人家一定喜欢。拗不过他的执着，奶奶的骨灰盒



智慧快餐

疫情的拐点快点来，人生的拐杖慢点来。

郑辛遥

“福寿康宁，固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无。”我国古代诗人往往用宿命、悲悯和消极的态度对待疾病和死亡，所不同的是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态和感情。感叹衰老病痛的有：“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但愿长寿的：“但愿有头生白发，何忧无地觅黄金。”杜甫晚年常以诗自悯：“衰年肺病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

自然界的所有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三大类。除人以外的生物，死亡也是终极归宿，所以说，生物的疾病与死亡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生命的本质是遗传基因，由于各种外部因素和细胞内部的变化，基因结构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一般情况下，细胞本身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可以消除这些损伤；但若损伤很严重，基因结构便无法修复或者不能完全修复，这样就会导致细胞的老化和器官组织的老化，造成生物体的最后死亡。

地球生命发展到16亿年前，出现了多细胞生物，从此，生命的演化越来越快，大约在五亿七千万年前，开始了寒武纪，这一时期被称为生命大爆发时期。在越来越多的生物种群中出现了“不死的细菌”和一些原生动物，它们有一种很强的复制能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大规模的自我复制，只要营养跟不上，它们可以无休止地复制下去。而任何其他

原来也是永世的分别。

庚子年，茶几上放着年货，阳台挂上了红灯笼，因为疫情，我家的房门如今终日紧闭。我不记得上次出门是什么时候，我记得的，只有延续至今的担忧……我看到无数医生护士战斗在一线，脸上被口罩勒出深深的痕。我触摸着屏幕上哭泣的女孩，这个春节，她失去了两个亲人。我看到上海一批一批的白衣天使放弃小家，驰援武汉，他们的行李箱里放着尿布、口罩……我仿佛被扼住了咽喉，透不过气来，我祈求病毒怕热、怕

光、会被春雨冲走。我想做些什么，但我甚至不能静心地读书。后来我逼自己拿起正在学习的王泽鉴的《民法总则》，迈出了自主学习的第一步。就算在房门之内，我也要试着经营一方小小的心灵花园，让它生长出对未来的梦想，对光明的期待。我们终将挑起大梁，为了那一天，我要在心里先推开那扇沉重的“房门”。

四年前的冬天，我在医院陪爷爷。夜里的病房很冷，如同我的绝望。有一位医生哥哥每天都来查房，他夸我孝顺，说爷爷有我，真幸福。他偶尔会拍拍我的

多细胞动物的细胞中都有阻止无限制分裂的机制在进行调控。

说到这里，不由将话题转到新冠肺炎的防控防治战争。近几十年来，全球各种流行性病毒的暴发都把蝙蝠推到了“风口浪尖”，新冠肺炎也不例外。中科院动物研究专家解答了一个问题：蝙蝠携带病毒，为什么不自己生病？这和蝙蝠的进化选择有关。为了高耗能的飞行，身体需要保持高代谢率，以便快速修复损伤的细胞，除了冬眠，蝙蝠的体温保持在40℃左右，免疫系统始终处于一个警戒状态。体温过高会导致DNA更新和复制的错误，为了避免这一点，蝙蝠又进化出DNA复制过程中的超高修复能力。此外，蝙蝠体内还有一种能阻止过度免疫和超高炎症的分子（它们的表达和功能均为“恰到好处”），使蝙蝠的组织器官在抗病毒期间不受损伤，同时，蝙蝠的寿命也有了极大提升。

人和其他多细胞动物一样，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人类的细胞中有阻止无限制分裂和复制的机制。本次新冠肺炎的源头到底是自然宿主蝙蝠，还是哪个中间宿主，似乎尚无定论。按说蝙蝠一般不主动攻击人，时下又在冬眠。

相信多名离世患者的遗体解剖会解开很多谜团，提供很多信息，让我们也向他们深深鞠躬，感谢他们作出的贡献！

人类啊人类

陈钰鹏

新年伊始，脍炙人口的歌曲《我的祖国》音乐电视在央视各频道滚动播出，它激励着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团结的斗志。在“一条大河”的旋律中，爱听老歌的我不由想起了曲作者刘炽晚年时，曾向我讲过的那些创作故事。

《我的祖国》的词曲作者乔羽和刘炽是歌坛的黄金搭档。他俩创作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祖国颂》等经典歌曲曾影响过几代人的成长。

刘炽是洗星海得意的门生，一生留下了一千多首音乐作品，他践行着老师的诤言和自己的初心：生活是一切音乐创作的源泉，要为祖国为人民歌唱。

1956年，刘炽接到抗美援朝题材的影片《上甘岭》谱曲任务时，该片已近杀青，留下几分钟的戏，要等插曲完成后补拍。导演沙蒙是刘炽在延安时的战友，他对全片的一些音乐作了安排，特别指定要谱一首插曲《我的祖国》，歌词已由该片的编导共同完成。

刘炽希望这首歌能一直传唱下去。历经革命战争洗礼的刘炽看过样片后，创作的激情油然而生，但研读现成的歌词后，感觉无法捕捉到主题音乐，更谈不上旋律如何展开、发展。于是他建议沙蒙重新请乔羽写词。接到沙蒙急电的乔羽，正在江西一带下生活，编写儿童影片《红孩子》的剧本。他赶往



智慧快餐

疫情的拐点快点来，人生的拐杖慢点来。

郑辛遥

“福寿康宁，固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无。”我国古代诗人往往用宿命、悲悯和消极的态度对待疾病和死亡，所不同的是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态和感情。感叹衰老病痛的有：“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但愿长寿的：“但愿有头生白发，何忧无地觅黄金。”杜甫晚年常以诗自悯：“衰年肺病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

自然界的所有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三大类。除人以外的生物，死亡也是终极归宿，所以说，生物的疾病与死亡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生命的本质是遗传基因，由于各种外部因素和细胞内部的变化，基因结构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一般情况下，细胞本身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可以消除这些损伤；但若损伤很严重，基因结构便无法修复或者不能完全修复，这样就会导致细胞的老化和器官组织的老化，造成生物体的最后死亡。

地球生命发展到16亿年前，出现了多细胞生物，从此，生命的演化越来越快，大约在五亿七千万年前，开始了寒武纪，这一时期被称为生命大爆发时期。在越来越多的生物种群中出现了“不死的细菌”和一些原生动物，它们有一种很强的复制能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大规模的自我复制，只要营养跟不上，它们可以无休止地复制下去。而任何其他

原来也是永世的分别。

庚子年，茶几上放着年货，阳台挂上了红灯笼，因为疫情，我家的房门如今终日紧闭。我不记得上次出门是什么时候，我记得的，只有延续至今的担忧……我看到无数医生护士战斗在一线，脸上被口罩勒出深深的痕。我触摸着屏幕上哭泣的女孩，这个春节，她失去了两个亲人。我看到上海一批一批的白衣天使放弃小家，驰援武汉，他们的行李箱里放着尿布、口罩……我仿佛被扼住了咽喉，透不过气来，我祈求病毒怕热、怕

光、会被春雨冲走。我想做些什么，但我甚至不能静心地读书。后来我逼自己拿起正在学习的王泽鉴的《民法总则》，迈出了自主学习的第一步。就算在房门之内，我也要试着经营一方小小的心灵花园，让它生长出对未来的梦想，对光明的期待。我们终将挑起大梁，为了那一天，我要在心里先推开那扇沉重的“房门”。

四年前的冬天，我在医院陪爷爷。夜里的病房很冷，如同我的绝望。有一位医生哥哥每天都来查房，他夸我孝顺，说爷爷有我，真幸福。他偶尔会拍拍我的

刘炽是洗星海得意的门生，一生留下了一千多首音乐作品，他践行着老师的诤言和自己的初心：生活是一切音乐创作的源泉，要为祖国为人民歌唱。

1956年，刘炽接到抗美援朝题材的影片《上甘岭》谱曲任务时，该片已近杀青，留下几分钟的戏，要等插曲完成后补拍。导演沙蒙是刘炽在延安时的战友，他对全片的一些音乐作了安排，特别指定要谱一首插曲《我的祖国》，歌词已由该片的编导共同完成。

刘炽希望这首歌能一直传唱下去。历经革命战争洗礼的刘炽看过样片后，创作的激情油然而生，但研读现成的歌词后，感觉无法捕捉到主题音乐，更谈不上旋律如何展开、发展。于是他建议沙蒙重新请乔羽写词。接到沙蒙急电的乔羽，正在江西一带下生活，编写儿童影片《红孩子》的剧本。他赶往

刘炽在音乐展开进程中，总觉得言犹未尽、兴正浓，音乐并未达到高潮，他索性自己为歌曲加上了一段副歌词，并用浪漫主义的抒情音乐，把作品的情感推向高峰。词作者公木拿到新作后的评价是：续得精彩，是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蓬勃激荡的《英雄赞歌》随影片播出就一炮打响，久唱不衰，也是我最爱听的一首经典老歌。

曾在内蒙古采风时学到的当地民歌《巴特尔陶陶呼》的旋律，变奏处理后，一气呵成完成了创作。

宅家的某一天，天色近晚，他问：晚饭我试着做做咖喱烤翅、冬笋肉片可好？我从书页中抬起头，笑答，好极了，难得有兴趣学做菜。他又说，是一位当饭店厨师的友人教的做法。这些菜可是他们店里最受好评的家常菜。我心头一动，狡黠地问他，在饭店吃的菜，同家没关系啊，还能叫家常菜吗？他被我逗乐了，这不是司空见惯吗？

可是，除了法规、道德所明确的之外，这些“司空见惯”，还有那些“理所当然”，就会有一些令人说不清的感觉。比如，熟人之间见了面，大多会说一句“下次约茶”或“有空一起吃饭”，其实双方可能都没有当回事儿。又比如，电话快过邮件、微信功能多过短信，所以用到书信的场合已经不多，有时候连情侣之间的交流用几个表情符就可以完成。再比如，买一盆“永生花”而不是一束鲜花，不仅花期可保持长久，还可以免去浇水、修枝、移瓶。

然而，不会履行的约定还能叫约定吗？除了书信，还有什么交流方式能够让人最大限度地体会到对等待、猜想到紧张、释然，再到欣喜、珍重的心理过程？

至于花朵，清早我就给房内一瓶雏菊和一瓶玫瑰换上清水，它们依然娉婷。当然，花开有时，静待亦有时。花瓣掉落了，花香留枝头。正是这种自然，让我觉得珍贵。不在于花朵们本身有多艳丽、开得有多充分、保持得有多持久，而在于只要被认真对待，它们会给予一种生机。植物的生机，是一种能量，在对待它们的过程中，人付出时间、精力，收获变化、平静。曾经，我买过一把银柳。当时，花店老板说，将它插在瓷瓶里，省心得很，不用换水、修枝、也不用挪动，就可放置一年多。就为了“省心”二字，我买下了它。但很快，由于我的不留意和它的太省心，那把银柳被“遗忘”在房间的一角，悄悄地褪着色，直到又是添置年花的时节。我这才发现，如果不去认真对待和观赏，花事的本身就缺少了很多过程感，也没了趣味，当然也就无法体会生机。自此，不止于花事，我不再图什么好打理、不必管了。

也许你会说，对“司空见惯”或“理所当然”不必吹毛求疵，也不能都用“对”或“不对”、“好”或“不好”来评判。我同意，但我还是希望，能于日常中寻找非常，同时，也能于非常中接受日常。就像家常菜本质上在意的并不是菜，也不是家人的手艺有多好，而是“家常”的背后，有着珍重和关爱。还有就是这个特别的农历新年以来，大多时候都宅在家里，坚持着自己日常的那些爱好，为的是有一天能够夸自己一句“那段时间，你没有虚掷”。

肩，送上一瓶维C果汁。我的情绪随着爷爷的病情起伏，但当时的不安，因为医生们的尽责与哥哥的关心得到缓解。每当医生推开病区的房门时，我灰暗的心就会多一分温暖。他们是我的光。

有的房门我们再也无法推开，留下了遗憾和不舍，这让我们懂得了珍惜；有的人推开房门送来希望，这让我们明白了世上有一往而无悔的大爱。

我们暂时被困在房门之内，但我们终要成为那个推开房门的人，就像白衣天使那样，去走进别人的生命。

这个春节，我们学会了积蓄力量。

曾在内蒙古采风时学到的当地民歌《巴特尔陶陶呼》的旋律，变奏处理后，一气呵成完成了创作。

刘炽在音乐展开进程中，总觉得言犹未尽、兴正浓，音乐并未达到高潮，他索性自己为歌曲加上了一段副歌词，并用浪漫主义的抒情音乐，把作品的情感推向高峰。词作者公木拿到新作后的评价是：续得精彩，是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蓬勃激荡的《英雄赞歌》随影片播出就一炮打响，久唱不衰，也是我最爱听的一首经典老歌。

曾在内蒙古采风时学到的当地民歌《巴特尔陶陶呼》的旋律，变奏处理后，一气呵成完成了创作。

单身狗不单

梁定东

网络上称光棍为“单身狗”，我现七旬有余，依然单身一个。按年龄来说年逾古稀要算是单身龟，按体型来讲暮年发福该算是单身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用操心啥事不担，写写滑稽自得其乐，清闲度日自由自在。由于父母过世早，自理能力较强，幸得朋友圈大，以往春节更是走东家、跑西家一饱口福，或是外出旅游包吃包住，亦图个省心。

今年春节，“单身狗”遇上新情况，疫情肆虐，一切计划全泡汤。节前就身体欠佳，我拿了体检单咨询了一位主任医师，他看了下各项指标后，建议我摆正心态，按时服药，居家静养。我一听笑了出来，此乃创作素材。于是节前应酬统统回绝，闭门谢客。岂知疫情袭来，响应号召，一切都改为家里蹲，既为自己、又为他人、更为社会。

七夕会

新年伊始，脍炙人口的歌曲《我的祖国》音乐电视在央视各频道滚动播出，它激励着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团结的斗志。在“一条大河”的旋律中，爱听老歌的我不由想起了曲作者刘炽晚年时，曾向我讲过的那些创作故事。

老歌中的不竭旋律

李定国

刘炽是洗星海得意的门生，一生留下了一千多首音乐作品，他践行着老师的诤言和自己的初心：生活是一切音乐创作的源泉，要为祖国为人民歌唱。

房门

陶陶

刘炽希望这首歌能一直传唱下去。历经革命战争洗礼的刘炽看过样片后，创作的激情油然而生，但研读现成的歌词后，感觉无法捕捉到主题音乐，更谈不上旋律如何展开、发展。于是他建议沙蒙重新请乔羽写词。接到沙蒙急电的乔羽，正在江西一带下生活，编写儿童影片《红孩子》的剧本。他赶往

司空见惯与理所当然

吴艳



智慧快餐

疫情的拐点快点来，人生的拐杖慢点来。

郑辛遥

“福寿康宁，固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无。”我国古代诗人往往用宿命、悲悯和消极的态度对待疾病和死亡，所不同的是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态和感情。感叹衰老病痛的有：“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但愿长寿的：“但愿有头生白发，何忧无地觅黄金。”杜甫晚年常以诗自悯：“衰年肺病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

自然界的所有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三大类。除人以外的生物，死亡也是终极归宿，所以说，生物的疾病与死亡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生命的本质是遗传基因，由于各种外部因素和细胞内部的变化，基因结构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一般情况下，细胞本身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可以消除这些损伤；但若损伤很严重，基因结构便无法修复或者不能完全修复，这样就会导致细胞的老化和器官组织的老化，造成生物体的最后死亡。

地球生命发展到16亿年前，出现了多细胞生物，从此，生命的演化越来越快，大约在五亿七千万年前，开始了寒武纪，这一时期被称为生命大爆发时期。在越来越多的生物种群中出现了“不死的细菌”和一些原生动物，它们有一种很强的复制能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大规模的自我复制，只要营养跟不上，它们可以无休止地复制下去。而任何其他

原来也是永世的分别。

庚子年，茶几上放着年货，阳台挂上了红灯笼，因为疫情，我家的房门如今终日紧闭。我不记得上次出门是什么时候，我记得的，只有延续至今的担忧……我看到无数医生护士战斗在一线，脸上被口罩勒出深深的痕。我触摸着屏幕上哭泣的女孩，这个春节，她失去了两个亲人。我看到上海一批一批的白衣天使放弃小家，驰援武汉，他们的行李箱里放着尿布、口罩……我仿佛被扼住了咽喉，透不过气来，我祈求病毒怕热、怕

光、会被春雨冲走。我想做些什么，但我甚至不能静心地读书。后来我逼自己拿起正在学习的王泽鉴的《民法总则》，迈出了自主学习的第一步。就算在房门之内，我也要试着经营一方小小的心灵花园，让它生长出对未来的梦想，对光明的期待。我们终将挑起大梁，为了那一天，我要在心里先推开那扇沉重的“房门”。

四年前的冬天，我在医院陪爷爷。夜里的病房很冷，如同我的绝望。有一位医生哥哥每天都来查房，他夸我孝顺，说爷爷有我，真幸福。他偶尔会拍拍我的

刘炽是洗星海得意的门生，一生留下了一千多首音乐作品，他践行着老师的诤言和自己的初心：生活是一切音乐创作的源泉，要为祖国为人民歌唱。

1956年，刘炽接到抗美援朝题材的影片《上甘岭》谱曲任务时，该片已近杀青，留下几分钟的戏，要等插曲完成后补拍。导演沙蒙是刘炽在延安时的战友，他对全片的一些音乐作了安排，特别指定要谱一首插曲《我的祖国》，歌词已由该片的编导共同完成。

刘炽希望这首歌能一直传唱下去。历经革命战争洗礼的刘炽看过样片后，创作的激情油然而生，但研读现成的歌词后，感觉无法捕捉到主题音乐，更谈不上旋律如何展开、发展。于是他建议沙蒙重新请乔羽写词。接到沙蒙急电的乔羽，正在江西一带下生活，编写儿童影片《红孩子》的剧本。他赶往

曾在内蒙古采风时学到的当地民歌《巴特尔陶陶呼》的旋律，变奏处理后，一气呵成完成了创作。

雅玩